

魚丸



梁評貴

一九八八年生，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興趣是研究及創作，作品曾獲桐花文學獎、華嚴金獅獎、大武山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、磺溪文學獎、忠義文學獎、南投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臺中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菊島文學獎、馬祖文學獎、新北市文學獎、後山文學獎等。目前多從事古典詩的學術研究，研究領域為宋代古典詩，著有碩士論文〈王安石夢詩研究〉，現代文學創作僅偶爾為之。

夏天到了，高雄獨有的陽光像大雨一般從頭澆下，整座城市的地面、屋簷都被這一場鋒芒畢露的光照淋得滿身發燙，彷彿所有的河流，都在此乾成了一股蒸氣，纏繞在來往行人的遍身周遭。你行走於其間，日照把你的步伐鑄成印在城市上的標記，每走一步，都像在冶煉這座城市，卻也是在塑自己的形。都說過往北部陰冷溼寒，而如今你來到南部外鄉，也想不到，這如雨般的日光焦烤全身皮膚，使你如一尾離水之魚，左右反覆喧騰碰跳，似入了鍋，翻過幾番，皮鱗已焦，一如現在的你，進了職場，經過人事的翻騰，肉質乾燥枯索，眾人舉箸停筷，見其乾枯而不忍食。於是，一尾離水進鍋的魚，連匍匐前進的機會也沒有，下了班，回到暫時租賃的家居，一進門就打算先清洗掉這長久的疲態。

「刷！」蓮蓬頭的水花隨著聲響四散開來，直往地面降落，彷彿一場雨，卻是溫潤可親的，強度與溫度都掌握在手中，水流過身，在地上漫成一道細流，似要將鎮日的疲憊層層刮去，你站在蓮蓬頭下，讓水珠匯成水流，在浴室的燈照下映射出燦燦的光芒。雙手指尖搓開洗髮精的泡沫，讓白沫在髮上漫衍成團，都說人生如夢，無數的泡泡在髮上生成又幻滅，唯有此時，才感覺自己是某種事物的主宰，指節操作著物件的本末。你搓著一頭短髮，使沫成浪，指尖力道推施，在那個時刻，你覺得這像極了小時候，父親將打好並混合比例的

魚漿餡料，在掌中捉搓揉，以成一大團塊，拉出一小段，一握，手掌虎口一捏，就是比例恰到好處的一球魚丸。

多年後，你在此處，推開多餘的沫浪，反覆輕揉自己的頭皮，水柱一沖，細碎的夢幻泡影隨水流入孔道，流到更深更長的回憶裡去。小時候，位在三重的家離市場很近，父親經營著手工魚丸店，一樓充當店面，兼合幾臺絞肉機，搭配幾個鍋爐，再加上大大小小的調理盆，這就已是撐持一家生計的工具總和。彼時，魚的腥味總會漫過一樓，向二樓讀書的你層層湧來，如潮水洶湧，侵襲著你的衣物、器具等物品，身上總黏附著一股散之不去，單純屬於魚的腥甜味道。在更小的時候，你還不在意，身處其中，你是游於這片大海中的另一條魚，而氣味就是將你通體包覆的海水，優游自得，雙目圓睜不眠，最愛在父親工作旁四處晃悠。

那時的你有如一尾幼小的魚苗，彼時骨節未成尖刺，鱗甲亦不厚實，卻最貼膚，也貼心，通身柔軟，哪裡都能容身。在家裡四處跑跑跳跳，惟家人再三告誡不能靠近絞肉機，你亦謹遵家人的提醒，遂在這一棟舊房裡四處穿梭起來。先到廚房，你扯扯父親的衣角，兩眼發亮，那時的父親低頭看向你，一臉笑意，父子兩人，不需太多言語，就能知道對方所思所想。你緊盯父親切下

虱目魚肚的手，看刀工在魚肉的白裡、紅裡穿梭，一刀清下魚皮，再一刀片去大骨，父親熟練的手藝，和你長大後讀到的庖丁解牛，頗有神似之處，以無厚入有間，鱗甲與尖刺，一條魚的防衛與攻擊，都在他手上化成軟綿綿的白嫩肉片。你投以崇拜的眼神，而父親亦相當自豪地說：「來，你看，這樣有厲害否？」你定神看得嘴都開了，小小的身軀原地跳起來說：「阿爸足厲害！」

母親在有記憶以前，就早已離人世遠去，自小你便不敢多問，只隱約知道，這一生就只能與父親相互依靠，你心裡曾偷偷許下願望，若有一日，時間走到他老去，而你長成，到那時，你還願做一個，在父親身旁蹦蹦跳跳的孩子。因此，年幼的你在一旁盯視食材做法，其實是想幫上父親的忙，但父親總說魚肉多刺，除了以刀片去大骨，還須以敲肉錘將魚肉敲碎，並挑出更細碎的小刺，怕你尚細幼的手扎了，疼了。

「可是，阿爸，那你的手呢？」你也總這樣問。但父親也老說：「阿爸皮足粗，幼刺戳未破，無要緊！」那時你有個夢，夢裡，父親被無數魚刺扎傷，眾多細刺順血管流向心臟，父親摀住心口，不得移動喘息，彷彿多吸一口氣，那刺便會往他心上扎下。多年後，你才知道，夢裡的形象是父親，但疼的本質，是你的心。

敲碎後的魚肉，父親會混同肥豬肉丁一起送進絞肉機，把這一切碾成更細碎的肉末，彷彿只有如此，將堅硬的，成塊的，都一一翻絞，歷遍刀身，才成

為一鍋糊糊的魚漿，遇過更堅硬銳利的磨損，刺才不再傷人，才可將魚漿放入攪拌缸機器裡。接著，再從這一團團混合完成的漿裡，虎口一捏，握出一顆顆完美比例的魚丸，通常至此，父親才肯讓你幫忙，於是你年幼的你，就負責起後半段的製程，將一顆顆半成品舀入熱水裡，待其浮於水面，父親會用一大不鏽鋼撈網，一口氣撈起一大落，放入一旁置有冰塊的水裡，再送入大冷藏庫裡保存。至此，一尾魚，才算是從身穿甲冑，內藏尖刃的形體，化為一顆顆圓融可食的丸子，像極了電視裡神仙幻變的法術。而那過往的日子，也如一顆顆丸子，圓融安好，隨著時間在人世滾動前進，如一粒球，削去稜角，父子倆牽起手來，圍成一個圓，一首一尾，抵禦著人間的坑疤不平。

年紀稍長，你的體膚與骨骼日漸完足，長得更高，喉中的骨鯁凸起，一身體魄漸漸向父親逼近。你們是更神似了，但人心思變，父親如一尾熟成老去的魚，而你正揚發著銳利氣息，鱗片已通體覆蓋完成，骨架初成，但身子，卻已不如幼時那樣柔軟了。青春期，你開始厭惡起附在身上的魚腥味，那氣味如幽靈著身，屢屢引來班上同學的訕笑。你開始添購起各種衣物芳香包，芳香噴劑，

香裡反而藏著另一種更詭異的味兒，始終隱不去那股魚料混融的氣息。因此，你便不再幫忙家中事業，父親忙不過來時，喚你一同幫忙，你卻將自己反鎖在房間內，假借讀書名義，其實是不想沾上跟魚料有關的一切，披上了甲，帶上了劍，一切長成，卻左突右刺，傷的是父親的心。

原來，你就是過去夢中，那一根根無數向父親心口流動的刺。

考完大學入學考試，你選擇到南方去，叛逆的你想遠遠想甩開這潮溼多雨的城市，連同身上的魚腥氣味，也要讓太陽將其一同蒸發，就連畢業後，也選擇留在當地工作。然而，遠在北方的魚丸店鋪，連同父親的體衰漸漸邁向沉寂，父親幾次來電訴說困境，話語中，多次暗暗透露你回家幫忙的意圖，你總故意無視，勸他：「爸，那間店，可使收起來啦！店面租予別人，你比較輕鬆。」父親聽完，沉默許久，彷彿北部的多雨潮溼，在話筒裡擴張，再擴張，成為翳住你倆的空間結界。

後來，你工作多年，歷經人事的磨難，曾向公司請了假，回到家，帶不來當地的一片陽光，你看著父親的身影依然穿梭於那些老舊機具之間，心裡有一陣酸。至此，你脫去了青春期的叛逆，被現實職場刮下皮鱗，卸了甲，片去了骨，肉身被絞進五顏六色的混雜人事中，你挽起袖子，向父親說：「我來幫你做。」

父親依然說：「別啦，你的手會刺到。」他似乎忘記你已長成，雙手不再稚嫩，卻仍一貫這樣說，時間過去，他仍疼愛你，不捨一雙手被細刺扎傷的可能。

最後，父親仍是將店鋪收起，採用了你的建議，從此退休，將店面租予他人，魚腥氣味想必不再，換成了三面玻璃窗光照明亮的便利商店。現在，你留在這座島嶼的南方，燠熱乾燥的氣候，果真蒸騰了所有的氣味，地面熱烘烘的，如一大火蒸烤後的鍋底。你洗好澡，撥了通電話給父親，試著把一日的辛勞都細細地說，如同過去父親那樣對你說一般，而父親時而傾聽，時而給予建議。父子倆，在此時，你才理解，時間終究會把人搓成一個圓，圓裡是一顆泡沫，以親情填實，不隨水散去，不依搓揉破滅。因我們被歲月片去大骨，人事敲碎肉身，以情煉鑄，原先僵硬的糊成漿，一捏，一個圓，圓中，你與父親雙手執在一起，若魚丸店還在，他人一口吃下，那流溢齒間的，都會是滿滿的，你和父親的日子。

評審評語

本文以魚丸的意象縮結家庭記憶，呈現父子間的情感，文字老練，善於形塑氛圍。通篇情節並不複雜，但敘述與描寫的相互搭配頗為合宜。魚的相關隱喻細緻而貼切，感官性強，能夠藉由各種細節呈現情感的肌理。局部「對話」也寫得不錯，具臨場感；但分行、分段似乎可以更果敢些，以求形式之活絡。此外，通篇使用「你」來指涉自身，形成一種與自我傾談的感覺，但這在表現上是不是必要呢，似有再思考的空間。

—唐捐

得獎感言

這次能獲獎，必須感謝評審們的賞識，也必須感謝我的家人們，給予相當的支持，以及一直以來相信我的各位朋友們。自身總是在研究與生活的叢林裡爬行，創作對我來說，則是這無止境爬行生活中的一股清泉，能支持自身繼續走下去的一種方式。我認為文學創作是一條艱困且寂寞的道路，而文學獎的場域，就是營造了某種程度的文學氛圍，以及創作者能夠停下來，說一個故事的場所，感謝新北市文化局，以及遠景的承辦人員，給予我這樣一個舞臺。